

朝花夕拾

山花烂漫

□石泽丰

春风把温柔送归大地，年复一年，它没有失约。每年这个时候，它都会悄悄地来，看人间春回大地。春天在哪里？田野、山岗、河边，看草、看花、看柳，到处都有春天的痕迹。每每这个季节，我总爱到屋后的山岗去，看那些不知名的山花，如何在风中顺势绽放。它们把美呈现出来，展露给生活，让路人“点赞”。

直到今天，我对山花的感情胜过于温室中任何一个艳美的花朵。我觉得山花质朴，也许它们的香气并不浓烈，花瓣被风雨扯得有些残破，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它们在我心中的魅力。我曾在年幼的时候，常常放牧于山岗，任羊儿尽情地吃着青青的野草，自己却用双眼收藏着山花，收藏着这段感情。山花有些害羞，几次在春风中扭过头去。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女孩，名字多半含有“花”“红”之字。我家屋后有一个大我五岁的女孩，她取名就是“山花”。山花姐长得清秀，一根马尾辫拖至腰间，水灵灵的眼眶显露出了少女特有的纯情。山花姐家也养了数十只羊，在父亲把羊鞭交给我的时候，母亲就对我说，去约山花姐一道吧，她放牧有经验。我和山花姐把羊赶上山岗，然后，坐在向阳的山坡上，闻着春天里的花香。有时候，山花姐会摘上一朵，放在鼻前，微微地闭上眼睛，一嗅，而后感慨是：“哎，好香的花呀！”其

实，在许多大男孩的眼里，山花姐就是一朵最美的山花，艳丽、动人。村子里的二牛子哥就为此讨好过我，要我打听一下他在山花姐心目中的“地位”。他说，在他第一次跑马的时候，梦到自己在山岗遇上了美丽的山花姐。

那一年，山花姐十六岁，她似乎隐约懂得一点爱情，并偶尔表现出某种萌动。有一次，我和她在一起放牧，我说二牛子哥喜欢你哩！山花姐点着我的脑门，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别瞎说。我说我没有瞎说，这是真的。山花姐便羞涩地起身追赶着我。从那以后，二牛子哥从我口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三年之后，他托我的母亲做媒，要把山花姐娶回家。

山花姐过门的大喜日子是她自己选的，那是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山岗上，姹紫嫣红的山花开得如火如荼。二牛子哥背上山花姐，任脸颊被村姑们喜悦地涂着脂粉。透过山花姐的盖头红纱巾，我看到了甜蜜的笑容绽满她的嘴角。终于在那一天，二牛子哥圆梦地娶到了他心爱的那朵“山花”。

转眼间二十余年过去了，故乡的山岗上，山花年年烂漫，年年开得楚楚动人。这次回去，在我们当初放牧的山岗上，我看到了山花姐的三个女儿，她们亭亭玉立，外形似于当年的山花姐。多年来，她们在山岗上帮助父母种植花圃。母亲说，多年以来，每一株山花都是山花姐的影子。

前不久有学生问我，当初怎么就选了个专业。我告诉他们，自己与数学的缘分是一段传奇。其实，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但想想真是这样。有人认为是数学老师中的“异类”，有学生说我是“数学诗人”……他们认为我的特别之处是我教着数字却喜欢文字。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喜欢的，相比而言，我更喜欢语文和英语。初中时，我在写作上的天赋已开始崭露头角，上高中后我的作文成绩经常走两个极端——要么很好，要么很不好。青春期的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张扬，我的张扬体现在作文主题的新标立异上，一路没有吃过大亏，所以感觉良好。

这种良好的感觉，使我敢于在高考作文上铤而走险，于是，直接写跑题了。直到做完分数，我都浑然不知，还沾沾自喜，以为作文优秀可以以自己的理想插上翅膀。所以，我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过多保守，这为我与数学的狭路相逢起到了铺垫。

那年，我只是在众多志愿中多看了数学一眼，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我不情愿地把数学作为一个保底的志愿，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被这个志愿牵着走进大学校门，可作文的悲剧偏偏成就了我曾坚信的不可能。人的命运就是在旦夕之间发生了变化，一个很小的契机就会使一切都不一样。从此，数学开始与我如影随形，起初我还一直梦想着能快点跟它说再见，可当岁月如流水而过，我慢慢地终于相信，与数学的缘分是我一生都摆脱不了的命运。

于是，我不再逃避，试着去了解它，努力去喜欢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励。大学时，我看过数学家彭实戈的自传，里面有一段话我很欣赏：“数学是美的。常人无法感受是因为他们还不能到达这个境界，凡是极美的地方往往要经

相当优秀的孩子，可在关注她没多久之后，我发现她的数学底子并不好，人也不算聪明，但这个女孩儿身上有股韧劲儿，她有时会为一个问题反复去问，可即便如此，在第一个学期大大小小的考试中，我不记得她及格过。我也没有刻意地找她聊过，偶尔装作很随意地鼓励她两句，终于在分科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中，她给我一点小小的惊喜。后来，我就不教她了，在追踪她成绩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她的成绩提升得慢，但是很稳定，如同那写在扉页上的字一样不张扬却充满力量。再后来，每当我心情沮丧，想逃避时，就会想那个“承诺书”。这只是众多关于“热爱”的故事中，我最想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可能在某个瞬间喜欢上数学并没有那么难，但难就难在不知不觉间到你骨子里的热爱。我认为，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冲刷，当新鲜感消失之后，任何东西都会露出乏味的一面，关键看你会不会妥协，能不能忍受。

给大家讲这段经历，是想让你们知道，其实谁都有被挫折和失败一次次甩到谷底的时候，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由自己的意志所转移，你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失望，可所有的困难都抵挡不住你的热情和希望。我一直认为，能否做好一件事情的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正是有了这种热爱，你才会有坚持下去的动力，那些看起来绝对不可能的事儿，才会逐渐地一步步闪现出希望的曙光。而这个热爱也并非只产生于本能和先天，我们完全可以去培养，就像我开始根本不喜欢当老师，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当好甚至成为一个合格的数学老师，可在不经意间，这种热爱已经在默默滋长，甚至可能会疯狂地生长。

我开始相信，热爱可以书写传奇。

用热爱书写传奇

雕刻时光

□闫少敏

想来想去，我感觉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心理战术”，在高一的第一节课上，我就像一个蹩脚的催眠师，用彭院士的这段话不太老练地对学生进行“催眠”。正当我怀疑自己的“催眠”是否能起作用时，我在一个学生的数学课本的扉页上看到了一行蝇头小楷——“我爱数学，爱得很执着”，下面写着我的名字跟她的名字，那页纸就像在一个盛大仪式上双方签署的“承诺书”，当时的情景让我至今感动。

我最初以为这是个数学成绩

视觉



金黄海添春意

曾祥辉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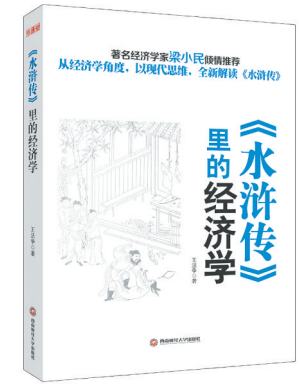
青年书房

用《水浒传》调一杯经济学美酒

——评《〈水浒传〉里的经济学》

□东昌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水浒》故事在传讲。几乎每个中国人对《水浒传》都有着或多或少少的记忆痕迹，只不过有的更系统些有的只是片段罢了。武松打虎、林冲上山、杨志卖刀、拳打镇关西、梁山聚义等故事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身为中国教父级的企业家，柳传志至今都能背出108名好汉的外号。



事进行尽可能有趣和符合逻辑的嫁接与融汇，使之成为一篇篇可读的文字。

《水浒传》本是施耐庵等文学家为我们酿出的一坛愈陈愈香的美酒，“经济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稍显陌生舶来品，《水浒传》里的经济学》作者王法争则把二者进行了完美的勾兑和调制，成了一杯满含陈香却又现代感十足的经济学鸡尾酒。在回味那些古典小说里的经典桥段时，不知不觉间，经济学原理已经悄悄在读者的内心扎根、发芽。

在文学与史地之外，《水浒传》还从另外一个侧面透露出宋朝的财政税收、房地产、物价、婚姻等社会经济多个领域状况，当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再度审视这本小时，会看到一个被理性思维和数字逻辑充斥着的全新世界。几百年前的一本小说，说的是史照出的是实，人才、体制、名声，领导艺术、创业经，也是宋朝的一个片段，热闹之外是逻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水浒传〉里的经济学》一书，就是在试图理出这个逻辑，戴上“经济学”的有色眼镜去研读《水浒传》，把看似专业的经济学名词和原理与小说里的故

投稿邮箱：jzrbqzk4@163.com

现代诗

七言诗（外两首）

□王新四

带雨桃花

绿草晶莹鸟啼树，春雨轻柔敲窗户，不速之客进窗来，一枝桃花香满屋。

雨中漫步

昨夜春雨绿窗纱，东晨绽放万树花，东风送暖谁先知，曲径深处伞如霞。

河边踏青

风暖草长彩蝶飞，一河清水燕相追，友人相聚花丛里，红日衔山不思归。

外国文学

那些历久弥真的背景

□程应峰

小说虚构创设了真实生活以外丰富而神秘的世界，传世之作作为真实生活注入了历久弥新的生机，足以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地域变得闻名遐迩，牵动游客的走向，带来不可小视的政治、经济、文化效应。

《堂·吉珂德》讲述了拉·曼却地区一位穷乡绅的故事，这一地区因此成了堂·吉珂德的故乡。据说，当年塞万提斯是在这个地区的阿加玛西亚黎明镇写出了小说的头几章，于是，这个小镇被视为“堂·吉珂德的出生地”。在该镇入口，一块石质纪念碑上塑着一尊堂·吉珂德骑马出游的铁浮屠。镇政府楼前，停放着一辆彩车，上面端坐着堂·吉珂德木雕像，手中捧着红、白两串葡萄，身边是一台古老的制酒机模型。这个镇以“堂·吉珂德出生地”为荣，堂·吉珂德成了这个镇上“永生的居民”。《鲁滨逊漂流记》是笛福根据当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英国青年的真实经历写成的。由于《鲁滨逊漂流记》的影响，当年塞尔柯克孤身住过的荒岛，被正式命名为“鲁滨逊漂流岛”，他为提防野

兽袭击而栖身的山洞，现在叫做“鲁滨逊山洞”，在他经常涉足瞭望的山巅上，矗立着一块铜牌，上面镌刻着记录这位青年经历的文字。为了满足世界上成千上万名游客的好奇心，希腊政府开发了这个荒岛，把荒岛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局面。《老古玩店》是狄更斯以英国伦敦朴茨茅斯街上一幢老古玩的二层小楼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店主吐伦特想通过赌博来与命运抗争，结果把古玩店输给了高利贷者奎尔普。老汉和他的小孙女耐尔被赶出了店门，在受尽欺凌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小耐尔的命运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作品在杂志连载快要结束时，狄更斯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来信，恳求他“发发慈悲”“不要将小耐尔弄死”。许多读者来到古玩店前，乞求店主开恩，饶小耐尔一命。店主再三解释这是小说虚构，小耐尔不在此地，但他们仍扒着窗子探视，为垂死的小耐尔哭泣。100多年来，这部名著吸引了全世界亿万读者，这家老古玩店也

闻名遐迩。《基督山伯爵》的情节故事是大仲马虚构的产物，但有不少读者偏偏信以为真。当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时，读者的信件如雪片飞向报社，目的是打听邓蒂斯的下落，有的读者甚至不惜重金向印刷工人“行贿”，以便早点知道下一期的内容。不少人到了马赛，都要去凭吊一番邓蒂斯的住地，特别是想看那个可怕的伊夫堡黑牢——那是邓蒂斯船长整整关了14年的地方。于是，当地政府根据《基督山伯爵》描绘的样子，构建了一座伊夫堡黑牢。

《气球上的五星期》经过14次退稿后终于发表了。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这部小说，描写了3个英国探险家乘坐热气球由东向西飞越整个非洲的经历。作品以巧妙的手法，将科学知识和文学手法有机结合，吸引了无数读者。小说问世后，不少读者纷纷写信给出版商，要求提供有关这次探险的详细资料。1962年，有个叫安东尼·史密斯的英国人乘着他的“吉姆勃号”热气球从伦敦飞行到

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以福尔摩斯的名字命名的地方，要求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高260英尺的小山命名名为“福尔摩斯峰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沃纳终于如愿以偿。

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长达1000余页，以南内战争前后十几年的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为背景，以一个垦殖场——陶乐垦殖场主人的女儿为核心，通过若干个家庭的兴衰变化，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现实。问世就震撼了美国，到1949年米切尔死于车祸时，已发行了600万册。米切尔成名之后，被没完没了的电话、络绎不绝的采访和接踵而至的电报搅得苦不堪言。读者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小说中描写的陶乐垦殖场在什么地方？”尽管米切尔一再声明这个垦殖场纯属虚构，但人们还是认定他曾祖父的庄园——菲茨杰拉德农场就是“陶乐垦殖场”的原型。于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买下了这个农场的旧址，接着又花几千万美元购买了好莱坞同名电影中表现陶乐垦殖场的布景，开办了一个“陶乐餐厅”。这家餐厅的菜单上所用的都是《飘》这部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在这家餐厅的附近，“陶乐汽车大拍卖、陶乐家具、陶乐住房停置场”的招牌随处可见。“陶乐”这个虚构的地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飘》迷纷至沓来。

大家

缅怀吴小如先生

□柳哲

文史大家、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于2014年5月11日，不幸驾鹤西去，转眼已快一周年。清明时节，泪雨纷纷，撰此小文，以示缅怀。

初识吴先生，是1996年我到北大游学之后。负笈北大，自费进修，生活拮据，囊中羞涩。1996年年底，我开始半工半读，在北大教授推荐之下，兼职于北大出版社文史资料编辑部，专门校对《全宋诗》。当时吴先生与北大出版社多有合作，继而出版社，得以结识吴先生，继而拜读其著作，获益良多，敬佩有加。

吴小如先生，中央文史馆馆员，先后在北大中文系、历史系任教授。他原名吴同室，曾用名笔名为若，生于1922年9月8日，安徽泾县人，书香世家，父亲吴玉如先生，系著名书法家、诗人。他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4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先后受业于朱经农、朱自清、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林庚等，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

皆有很高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帅的大家”。有学者认为，他的离世，标志着“梨园朱（朱家溍）、刘（刘曾复）、吴（吴小如）三足鼎立时代”的结束。吴小如先生，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著有《京剧老生流派论说》《古文精读举隅》《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常谈一束》《霞绮随笔》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等，译有《巴尔扎克传》。

不久前，我应邀回到母校参加北大116周年校庆，与吴先生同住北大中关园的北大中文系办公室原主任、恩师张兴根先生，曾与我谈及吴先生近况，得知他年届高寿，身体尚佳，思维清晰，可谓是学界幸事，颇感欣慰！本想登门拜望，却不忍打扰先生清宁，如今先生，遁归道山，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近日见到吴先生的入室弟子、国学才子、维谛堂主檀文教授，一起说起吴先生的去世，无不哀伤难过，缅怀不已！檀兄，是我北大中文系的学弟。说及师从吴先生的